

宋
元
學
案

上蔡學案表

謝良佐

朱震

別爲漢上學案

明道伊川門人

曾恬

安定濂溪再傳

詹勉

先朱學陸學之

鄭轂

朱巽

別見漢上學案

謝襲

康淵

毛友誠

並上蔡續傳

李雄

別見滄洲諸儒學

李杞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游酢

別爲廬山學案

胡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鄒浩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呂大忠

別爲呂范諸儒學案

並上蔡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上蔡學案

祖望謹案洛學之魁皆推上蔡晦翁謂其英特過于楊游蓋上蔡之才高也然其墮入蔥嶺處決裂亦過于楊游或曰是江民表之書誤入上蔡語錄中述上蔡學案梓材案是卷案

洲本有作學案語畧今移傳後

二程門人胡周再傳

一 監場謝上蔡先生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明道知扶溝事先生往從之明道謂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元豐八年登進士第歷仕州縣宰德安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不敢問以職事先修後進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問學焉建中靖國初上殿召對徽宗與之語有意用之先生退而曰上意不誠乃求監局得西京竹木場或謂建中年號與德宗同不佳先生云恐亦不免一播遷坐口語下獄廢爲民先生記問該贍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凡事理會未透其額有泚憤悱如此與伊川別一年復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耳伊川曰何故曰點檢病痛盡在此處伊川歎曰此所謂切問而近思者也有論語說行世

宗義案程門高弟子竊以上蔡爲第一語錄管累手錄之語者謂道南一派三傳而出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當等龜山于上蔡之上不知一堂功力豈因後人爲軒輊且朱子之言曰某少時妄志于學頗藉先生之言以發其趣則上蔡固朱子之先河也

祖望謹案謝楊二公謝得氣剛楊得氣柔故謝之言多踔厲風發楊之言多優柔平緩朱子已嘗言之而東發謂象山之學原于上蔡蓋陸亦得氣之剛者也梨洲先生天資最近乎此故尤心折于謝

語錄

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其心曰昔有人問明道

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爲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發言豈出辭氣之謂哉夫人一日閒顏色容貌試自點檢何嘗正何嘗動怠慢而已若夫大而化之出于自然則正動出不足言

矣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鎔石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認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

惕卽所謂天理也要譽于鄉黨朋友內交于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卽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卽減卻一分天理有一分天理卽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矣故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卽說循字不著勿忘又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理見矣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明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便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眾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爲天之所爲聖門學者爲天之所爲故敢以天自處佛氏卻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拈

出來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一條併入呂范諸儒學案晉伯附錄

今人學時將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莫道章句便將堯舜橫在肚裏也不得

不遷怒須是顏子始做得假使高聲一句便是罪過又曰任意喜怒都是人欲須察見天理含養始得

梓材謹案此下原有四條移入本卷會天隱傳後

顏子欲要請事斯語今資質萬倍不如他卻便要一切掃除怎生得且如乍見孺子底心生出來便是有自然底天理怎生掃除得去佛大槩是自爲私心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只如要度一切眾生亦是爲自己發此心願且看那一箇不拈香

禮佛儒者直是放得下無許多事

百家謹案彼佛氏求心性于父母未生前故須埽卻惻隱等心何必與他較資質

梓材謹案此下二條其一移入附錄其一移入廬山學案問色欲想已去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來年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爲之心多欲有爲則當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長生如道家也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氣強則勝事然色欲自別當作兩般理會登徒子不好色而有淫行色出于心去不得淫出于氣又問勢利何如曰打透得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段做工夫揀難舍底棄卻後來漸漸輕至今日于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卻並無健羨底心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廷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卻閒工夫枉用卻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謝子曰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就洒埽應對上做起曰洒埽應對上學卻是太瑣屑不展拓曰凡事不必須高遠且從小處看只如將一金與人與將天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

有吝底心將一金與人如天下與人相似又若行千尺臺邊心便恐懼行平地上心卻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履千仞之險亦只與行平地上一般只如洒掃不著此心怎洒掃得應對不著此心怎應對得故曾子欲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爲此古人須要就洒掃應對上養取誠意出來

問求仁是如何下工夫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曾子容貌顏色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不從心中流出便是不識痛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漢不識痛癢了又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便是識痛癢

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心之窮物有盡而天無盡如之何包之此理有言下悟者有數年而悟者有終身不悟者

祖望謹案此段語意雖佳然亦近禪

或問呂與叔向常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于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明道學案

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而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

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

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默無非天也內外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我矣

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會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卻何故被一句轉卻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鍛

鍊得人說了又卻道恰好著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卻如夢問何故遲曰如挽弓到滿時愈難開然此二十年間見知識卻殺長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件入明道學案附錄

子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尤難去到一把放了的多半把放了者尤多少有鏃齊放者人有學射模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因舉伯淳語曰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學者纔少有所得便住人多易住伯淳嘗有語學者如登山平處孰不闊步到峻處便住佛家有小歇場大歇場到孟子處更一住便是好歇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曰此亦以禪言儒

惟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有百尺竿頭更須進步始得

學者且須是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真我何者爲我理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一處理窮觸處皆通恕其窮理之本與釋與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蓋理之精微處纔有私意便支離了

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

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妨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明道學案

或問或曰吾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何如曰是也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

默而識之與書紳者異矣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曰書紳是學者力行之事不可以默識爲賢而少此又默識是常在心亦與禪學廢棄言語者不同

天理也人之理也循理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

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
理上怎安得箇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是自語
門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
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
養箇甚此學不可將以爲善後學爲人自是當爲人道人道不
教人做卻教誰做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
是靜中之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于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循天之理便是
性不可容些私意才有意便不能與天爲一

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至是爲專一如惡惡臭好

好色不是安排來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而言則上面更有天下而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季路冉求之言志非大才做不得然常懷此意在胸中在會點看著正可笑耳學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纔著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會點有甚事列子御風事近之然易做只是無心近于忘

敬是常惺惺法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問更有一病稱好則溢美稱不好則溢惡此猶是好惡使然且如今日泥濘只是五寸須說一尺有利害猶且得無利害須要

如此此病在甚處曰欲以意氣加人亦是夸心有人做作說話張筋弩脈皆爲有己立己于胸幾時到得與天爲一處須是克己纔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者勝之之謂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爲附錄

爲學必以聖人爲之則志在天下必以宰相事業自期降此寧足道乎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劉李諸儒學案

聽其言也屬須是有力某尋常才覺心不在時語便無力

氣能動其心和其氣所以和其心也喜怒哀樂失其節皆是病或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

則一也

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難以好事期待也非是小人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

宗義案上蔡在程門中英果明決其論仁以覺以生意論誠以實理論敬以常惺惺論窮理以求是皆其所獨得以發明師說者也朱子言其雜禪見解大端有三謂洒掃應對只是小子之始學上蔡不合說得大了將有不安于共小者夫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程子云道無精粗言無高下此與上蔡之言何殊必曰道理有小有大是道有精粗言有高下也謂知覺得應事接物底如何喚做仁須是知覺那理

方是夫覺者澄然無物而爲萬理之所從出若應事接物而不當于理則不可謂之覺矣覺外求仁是覺者一物理又一物朱子所以終身認理氣爲二也謂上蔡說先有知識以敬涵養似先立一物了夫上蔡此言亦猶識仁篇所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蓋爲始學者言久之則敬卽本體豈先有一物哉其言語小有出入則或有之至謂不得其師之說不敢信也

以上梨洲原本

只如喜怒須逐日消磨任意都是人欲

補

梓材謹案謝山補錄本四條其三條移入百源學案

論語解序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于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

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爾魏晉而降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爲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于此盍闕乎蓋溺心于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喪雖欲讀之顧不得其門而入也聖人辭近而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以索之于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之觀人他日識其面今日見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爲是故難讀今試以讀此書之法語諸君焉勿以爲淺近而忽勿以爲太高而驚勿以爲簡我而忿且怒勿以爲妄誕而直不信聖人之言不可以訓詁形容其微意今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矣蓋此書

存于世論其切于用而收近效則無之與道家使人精神專一之學西方見性之說並駕爭衡孰全孰駁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語命偉詞雄辯使人可駭可慕曾不如莊周列禦寇曼衍之言籠絡萬象葩華百出讀之使人疊疊不厭曾不如班馬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分辨六氣區味別性可以愈疾引年曾不如黃帝岐伯之對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訟折獄可以飾簿書期會曾不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流連光景之詩以至神怪卜相之書書數博奕之技其皆可玩獲售于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欲使傲秀豪俊之士留精神于其間幾何其不笑且受侮與邈乎希聲一唱而三嘆誰其聽之淡乎無味酒元而俎腥誰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

者幾希矣余昔者供洒掃于河南夫子之門僅得毫釐于句讀
文義之閒而益信此書之難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
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唯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
高深溥博不可涯涘如此儻以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
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
齷肩諂笑以言飾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
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
樂注心于利未得而已有願冥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
眞如浮雲過此而往益高深矣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
肥瘠也唯同聲然後相應唯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氣
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于人乎人遠于書乎蓋亦

弗思爾矣能反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游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雖未必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于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唯念之于心必能體之于身矣油然而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我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豈特慮思之效乃力行之功至此蓋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深行益著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豈人能秩序仁義禮樂豈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爲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閒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

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好惡取舍人相遠也學者
儻以此言爲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爲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爲有隱乎爾則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
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
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
顯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爲有隱乎我者也知有隱
無隱之不二者舍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
豈非閔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意于斯乎

附錄

上蔡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爲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

程子館之門側上漏甬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
溫程子弗問謝處安馬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

先生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受學甚篤明道一日謂之
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
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梓材謹案此條據伊川語錄補足末有伊川每見人靜坐
便嘆其善學十二字以入伊川附錄不贅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先生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先
生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

謝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些不是伊川
曰人每至佛廟神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
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鬧處時此物安在直

靜處乃覺釋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伊川曰這回比舊時殺
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卻未敢信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馬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
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
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
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胡文定云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
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之汗流浹背
面發赤明道卻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
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
博學之士

先生爲學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之是禮與非禮者又舊多恐懼嘗于危階上習以消之

手東胡文定曰儒異于禪正在下學處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

又曰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也折以中道耳恐因是及中庸因中有權與取兩者之中之說

又曰進學加功處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要自用法術乃可得之

又曰某緣早親有道復爲克己之學遂于世味若存若亡昨經憂患仕意浸薄矣

胡子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

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疏食菜羹卻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馮忠恕聞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以是質于和靖和靖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授澠池令來洛見先生留十餘日先生謂焯如見顯道試問比來所得如何焯卽往問焉顯道曰良佐每常問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具以告先生先生曰某見得他也是如此雖甚喜之但不聞此語耳

記善錄

論顏子具體而微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壁立萬仞誰敢正覷看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貌大人等

語言不說出來孔子云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當時諸國君相恁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閑閑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冕者替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與孟子全別

監西京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往謁之坐定子發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乞先生教之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其飲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一章又舉師冕見一章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夫道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朱子曰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

又曰論語上蔡解極多看得見時他只有一兩箇緊要底字

又曰上蔡所見透徹無隔礙處

又曰上蔡語錄上卷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灑爾

又曰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

又曰如今人說道愛從高妙處說便入禪去自上蔡以來已然又曰上蔡論語卻有啟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然識得理後卻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又曰上蔡說孝弟非仁也孔門只說爲仁上蔡卻說知仁只要見得此心便以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子韶一轉而

為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

又跋語錄曰先生學于程門篤志力行于諸公間所見最為超越

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朱子曰上蔡好事上理會理卻有過處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在矜字朱子曰此說是也然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未去說道理好揚揚地

朱子又曰上蔡大率張皇不妄帖

又曰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底意思觀他說復與伊川異似以靜處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謂儒佛不

同而所以不同但是下截爾龜山亦如此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上蔡論語解偏處甚多益知求道之難
又答劉宰書曰舊見謝上蔡謂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疑斯
言太快透名利關亦易事耳如何便謂小歇處年大更事始知
眞透得誠未易世有自謂能擺脫者是猶未免爲他礙著耳前
人之言不苟類如此用力乃知之

又答喬德瞻書曰惟二程先生說話完全精粹其次則尹又其
次則楊方到謝上蔡後生何足以窺前輩但講論閒又不可含
糊

黃東發曰上蔡信得命及養得氣完力去矜夸名利不得而勤
殆爲百世師可也第因天資之高必欲不用其心遂爲禪學所

入雖自謂得伊川一語之救不入禪學而終身常以禪之說證
儒未見其不入也然上蔡以禪證儒是非判然後世學者尙能
辨之上蔡既沒往往羞于言禪陰稽禪學之說託名于儒其術
愈精其弊又甚矣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駁正上蔡之說尙有數條最精者如
云荆公作宰相只喫魚羹飯擬除人不允便乞去是其養
得氣完也奇特黃氏曰一言不合卽乞去伊川以山林士
召入則可荆公大臣也如此乃執拗無禮耳喫魚羹飯自
是儒生之常非要君之具且血氣何足尙而奇之如云四
十萬人死長平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孔小黃氏曰此正
因禪以覺爲仁而盡掃除乍見孺子惻隱之心故不自知

其言之忍殺人之事豈宜限孔大邪如云溫公欲變法伊川謂未可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黃氏曰溫公若不變新法恐天下遂亂其後紛紛卻是溫公不久而覺故耳未可以此少之如云荆公勝流俗之說人能用此以行其所學爲補不細黃氏曰天下之理一也荆公之說既不可施之政又豈可施之學此其弊蓋自告子不動心來矣黃氏又曰上蔡語錄第一條云問學佛者欲免輪迴超三界于意云何于終一條云總老嘗問默識是識箇甚無入不自得是得箇甚以禪證儒錄者何人而注意如此蓋斥曾恬之妄也

謝山論上蔡應城事曰胡文定公爲湖北提舉時上蔡知

應城縣文定因自楊文靖公求書見之既至湖北遣人先致書已而入境上蔡不迎吏民皆驚知縣何慢監司文定徑修後進之禮入謁愚謂文定之所以自處者是也若上蔡則執師道而過焉者也夫監司者天子所以泄有司上蔡不爲知縣則雖閉戶可也布衣之于顯者分不相干而以道自重固不必因監司而屈既爲知縣則監司之得而屬我乃天子屬我于監司也監司之問道于知縣爲私交知縣之致禮于監司爲庸敬故監司可忘其尊而知縣不得自倨其學朱子謂上蔡既已得書自亦難于出迎然以知縣迎監司非必遽有貶于知縣之學乃爲天子尊監司也楊文元公當嘉定閒知溫州有契家子以奉使至郡譏

察文元以天使禮出郊迎使者以父執故開道走州入客位文元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次客固辭主人固請卒以賓主相見當時以爲各當其禮斯其視夫上蔡之事雖非一例至于卽此悟彼則固有可以旁通者或曰上蔡蓋有感于師道之不立而抗古誼而爲之也然吾觀文定自交上蔡以後雖得其所學爲多究未嘗在弟子之列也然則上蔡之以師道自居而岸然不修屬吏之儀揆之于禮似尙有未安者朱子以上蔡天資高凡如此者殆亦賢知之過與

上蔡講友

文肅游廣平先生酢

別爲馬山學案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別爲呂范諸儒學案

上蔡門人

胡周三傳

文定朱漢上先生震

別爲漢上學案

舍人曾先生恬

曾恬字天隱晉江人公亮之曾孫少從上蔡龜山元城了翁遊上蔡語錄則先生所記也紹興中爲中書舍人哲宗實錄成加恩修史官高宗令前後是非載之制詞先生行詞模糊只泛作一修史轉官制高宗不悅以其嘗爲蔡京所引疑之乃改命呂本中已遷太宗正丞秦檜當國先生丐外祠主台州崇道觀

修

宗義案天隱爲人樸實非小人也而有此委蛇由熙豐以來
新經字說之類壞人心術非識見過人者不能成其離落耳

記上蔡語

問從上諸聖皆有相傳處至如老子問如何謝子曰他見得錯
了余問錯在甚處曰只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是甚說話自然不可易底便喚做道體在我身
上便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癢便喚做仁運用處皆是當便喚做
義大都只是一事那裏有許多分別

莊周如何謝子曰吾曾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莊周安得比
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
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

底謝曰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余問本領何故不是謝曰爲他不循天理只將拈匙把筯日用底便承當做大小事任意縱橫將來作用便是差處便是私處余問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用做弄便是做兩般看當了是將此事橫在肚裏一如子路冉子相似便被會點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詠肚裏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

慈溪黃氏曰孔子本以行道濟世爲心故使諸子言志三子之對皆正也會點孔門之狂者無心于仕而自言中心之樂其說雖瀟灑出塵然非當時問答之正孔子常道之不行私相講明而忽聞其言獨異故一時歎賞之已卽歷舉三子之

說皆足爲邦孔子之本心終在此而不在彼也學者必盡取一章玩味始末然後孔子本心可得而見自禪學既興黜實崇虛盡論語二十篇皆無可爲禪學之證獨浴沂數語迹類脫去世俗者遂除去一章之始末牽合影傷翕然附和上蔡又演爲獨對春風沒些能解之言會點豈沒些能解者邪商軒作風雩亭詞曰希蹤兮奈何曷務勉乎敬恭斯可明聖門之本旨

補

余又問堯舜湯武做底事業豈不是作用謝子曰他做底事業只是與天理合一幾會做作橫在肚裏見他做出許多掀天動地蓋世底功業如太空中一點雲相似他把做甚麼如子路願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無憾亦是有要做好事底心顏

子早是參彼己孔子便不然老者合當養底便安之少者不能立底便懷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然合做底道理便是天之所爲更不作用

余問佛說直下便是動念卽乖如何謝子曰此是乍見孺子以前底事乍見孺子底吾儒喚做心他便喚做前塵妄想當了是見得太高吾儒要就上面體認做工夫他卻一切掃除卻那裏得地位進步佛家說大乘頓教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他顏雍以上底資質始得

慈溪黃氏曰此謂天資如孔子方可學禪子不曉其然否

補

梓材謹案以上四條從上蔡語錄移入黃氏原本百家案云上蔡語錄會恬所記其曰余者恬也

監場詹先生勉

詹勉字力行南劍州人從上蔡遊兼師了翁窮幽極微期于自得操履堅正于新經之學無浼焉晚以貧就一官監合同場不求苟合鮮有知者陳默堂嘗薦之以爲躬行無倦老成之人

附錄

上蔡手東胡文定曰學之所貴有諸己爲難聞詹君輩勇猛精進殊可喜能更覩得破一切物累尤佳若覩不破則未論行險僥倖而氣已弱志已喪矣有志于道者不可不戒真當朝夕點檢令了了也

祕書鄭先生叢

鄭數字致遠建安人上蔡高弟初就學能知聖人之道在中庸父鎮奇之既冠入太學所爲文不尙時好執父喪有額天止火

之異第進士調御史臺主簿以祕書郎守臨江遂丐祠歸補

朱先生異別見漢上學案

上蔡續傳

謝先生襲

謝襲字智崇陽夏人也徙建安能傳上蔡之學致堂與之同舍

累稱之補

康先生淵

康淵字叔臨不知何所人也南渡後流寓巴陵講學極盛上蔡之傳始自胡文定公入衡湘朱文定公震振之荆門而先生稍晚出然亦其一宗也平江李雄李杞皆朱子弟子並質疑義于先生今作考亭淵源錄者以先生爲朱子之徒謬矣其高弟曰

毛友誠

補

康氏門人

胡周四傳

掌教毛先生友誠

毛友誠字伯明平江人也由康氏以受上蔡之說謝棄科舉閉戶讀書尤邃于易太守延之入學掌教最久李敬子掌教猶及見之致敬焉平江後進受學于朱子者最盛皆先生有以爲之前導也

補

李先生雄

李木川先生杞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四終

龜山學案表

楊時

子迪

孫雲

明道伊川門子

安止

人
安定濂溪再傳

王蘋

別爲震澤學案

呂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關治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陳淵

別爲默堂學案

羅從彥

別爲豫章學案

張九成

別爲橫浦學案

蕭顛

朱松

別見豫章學案

徐存

鄭升之

江介

程端蒙別
滄州諸儒
學案

柴瑾

鄭雍

陸律

江沅

柴衛

周賁

周孚

胡寅

別爲衡麓學案

胡宏

別爲五峯學案

劉勉之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潘良貴

從子時 別見元城學案

潘好謙

子景夔

子景尹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王師愈

子瀚

子洽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王居正

廖剛

趙敦臨

魏杞

陳居仁

子卓

孫允平

張端義 別見

張夏臣

子時

汪大猷

童大定

舒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子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舒黻
持之講友

高閔

童大定

見上庇民門人

附蔣璿

高材

別見和靖學案

喻樗

汪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程迥

高元之

宋元之

朱元龜

曹建

別見滄州諸儒學案

尤袤

孫焞別見水心學案

徐俯

曾季狸

別見紫微學案

盧魁

廖喬

林宋卿

黃鏐

宋之才

李郁

從子

呂

子

閔祖

子相祖

子壯祖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季似祖

曹令德

范濟美

陳彥

胡瑄 別見元城學案

鄒柄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曾恬 別見上蔡學案

章憲

章哲 並見平水澤學案

徐存

見下子莊門人

柴禹聲

柴禹功

江琦

別見武夷學案

翁谷

李德駿

董大定

見下庶民門人

王師愈

見下默成門人

王庭秀

范浚

別爲范許諸儒學案

默成講友

黃樵

別見紫薇學案

龜山續傳

胡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陳瓘

鄒浩 並爲陳瓘諸儒學案

游復

鄭修

李夔

子綱

並龜山講友

許翰 別爲范許諸儒學案

梁谿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龜山學案

祖望謹案明道喜龜山伊川喜上蔡蓋其氣象相似也龜山獨邀耆壽遂爲南渡洛學大宗晦翁南軒東萊皆其所自出然龜山之夾雜異學亦不下于上蔡述龜山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盧氏所藏原底已佚而黃本有之亦謝山修補本也

二程門人

胡周再傳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于穎昌明道喜甚每言楊君會得最容易其歸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沒又見伊川于洛先生年已四十事伊川愈恭一日伊川偶暝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橫渠著西銘先生疑其近于兼愛與伊川辯論往復間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由是浸淫經書推廣師說始解褐徐州司法數轉知瀏陽縣安撫張舜民禮之不以屬吏待而漕使胡師文惡而劾之舜民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改知餘杭縣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貴盛葬母餘杭以日者言欲浚湖先生格之改知蕭山邑人重其名多畫像事之提點明道國寧二觀宣和四年年七十罷祠祿貧甚郭慎求

在朝問其所欲先生曰求一管庫以爲貧差監常州市易務先生曰市易事吾素不以爲然豈可就乎有鼓山張翥者爲蔡京塾客一日令諸生習走諸生曰先生長者尋常令某等緩步若疾行非所聞命翥曰天下事被汝翁已壞且晚賊發先及汝家苟能善走或可逃死諸生以張爲心疾告京京矍然曰此非汝曹所知出而問計于翥翥曰唯有收拾人才爲第一義京問其人遂以先生對會傳國華使高麗高麗王問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因華還以聞召爲祕書郎遷著作郎除邇英殿說書先生言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爲虛文耳安土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爲盜者獨免租稅百姓何憚而不爲盜嘉祐通商權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如故而權法愈急宜少

寬之諸犯權貨不得相究來歷今茶法獨許相究追呼蔓延狃狃充斥宜卽革之東南州縣均數鹽鈔迫于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爲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敵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分爲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邊事告急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于收人心軍興以來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西北歉歛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奸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者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欽宗嗣立先生專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敘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

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爲竄亡自全之計
陛下孤立非有刑章不忠何戒童貫爲三路總帥喪師而歸置
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效尤相繼大河不守敵人奄至城下而
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于此闖人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
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闖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
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割三鎮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
可李忠定綱罷太學生伏闕上書留忠定與种忠憲師道軍民
集者數萬朝廷憂其致亂先生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于國
家非有他意但擇其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資則將自定欽宗
曰無逾于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上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
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崇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

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台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異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以導人主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斥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于是降安石于從祀毀三

經板然王氏之學士子習之以取科第者業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相與聚鬪先生亦謹避之耿南仲言或者以王氏學不可用陛下觀祖宗時道德之學人才兵力財用能如熙豐時乎安可輕信一人之言以變之批答前日指揮更不施行孫覲言先生曩與蔡京諸子遊今眾議攻京而時曰慎毋攻居安居安者京長子攸之字也先生遂罷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除兼侍講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尋致仕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三給事中朱震上言先生嘗辯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排邪說以正天下學

術之謬爲之請卹詔諡文靖學者稱龜山先生所著有三經義

辯等書

雲濠案明林熙春刊定龜山集四十二卷

子迪

百家謹案二程得孟子不傳之祕于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第者游楊尹謝呂其最也顧諸子各有所傳而獨龜山之後三傳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則大程道南目送之語不可謂非前識也

語錄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

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一條移入荆公新學畧

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爲聚歛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爲附錄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爲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

朱子學案卷二十一 子
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
熟與不熟非能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
妄予亦不妄取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
至于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誠意正心則
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
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二條其一爲李似祖曹令德二先生立
傳于後其一移爲鄭季常先生附錄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
也若施之于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
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

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毋意云者謂無私意爾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于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弈非君子所爲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爲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卻不深思只于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于尋常事說了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

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梓材謹案此下一條移入劉李諸儒爲習先生霖別立一傳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于事必于一己之是非爲正其閒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以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于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誑爲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風俗怎抵當他

謂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爲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于私乎

問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位當處卽是太極卯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日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

梨洲答萬公擇曰統三百八十四爻之陰陽卽爲兩儀統六

十四卦之純陽純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卽爲四象四象之分布卽爲八卦故兩儀四象八卦生則俱生無有次第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大抵人能住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卻住不得字說所謂大同于物者離人焉曰楊子言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不知是同是不同若以爲同未嘗離人又所謂性覺真空者離人焉若離人而之天正所謂頑空通總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卽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探其本言善惡混乃是于善惡已萌處看荆公蓋不知此

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卹然豈有殺賢人君子之人君

子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事不足怪然亦須死
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爲能
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爲大事者也未必能外死生

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于喜怒哀
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也堯咨舜舜命禹三聖
相授惟中而已孔子之言非畧也

以上黎洲原本

六經不言無心

古人寧道不行不輕去就

經綸本之誠意

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範我馳驅者也管仲詭遇耳
象設舜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但云象傲

聰明憲天任理而已揣知情狀失君之道謂之不聰不明可也
天下之習不能蔽正叔一人而已只自然不墮流俗以上講山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曰龜山氣象和平議論醇正說經旨
極切論人物極嚴可以垂訓萬世使不閒流于異端豈不
誠醇儒哉乃不料其晚年竟溺于佛氏如云總老言經中
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
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卽孟子之言性善又云龐居士謂
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卽堯舜之道在行止疾徐閒
又云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卽所謂助長止卽所
謂不耘苗任滅卽是無事又云謂形色爲天性亦猶所謂
色卽是空又云維摩經云真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

理又云莊子逍遙遊所謂無入不自得養生主所謂行其所無事如此數則可駭可歎黃氏之言真龜山之誣臣也故附于此

龜山文集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

與楊仲遠

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燕閒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于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

寄翁好德

爲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爲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數至于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于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

答李枕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忘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于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于不怒出爲無爲則爲出于不爲亦此

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橫行于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子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夫聖人所謂毋意者豈了然若木石然哉毋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無也若所謂示見者則非誠意矣聖人不爲也故孟子論舜曰彼以愛兄之道來則誠信而喜之奚僞焉無誠意是僞也

致知必先于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蓋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于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爲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日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

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
誠意正心修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
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法物皆虛器也故明
道先生嘗謂有闢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
此爾 以上答學者

自致知至于慮而後得道德之序也譬之適四方者未知所之
必問道所從出所謂致知也知其所之則知止矣語至則未也
知止而至之在學者力行而已非教者之所及也 答呂秀才

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內外之
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
以爲義權其分之輕重無銖分之差則精矣夫爲仁由己爾何

力不足之有顏淵之克己復禮仲弓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此皆用力處也但以身體之當自知爾

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虛盈嘗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梏于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揠苗者也曲孰甚焉

以上答胡康侯

學始于致知終於知至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于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于色耳之于聲口鼻之于臭味接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無有

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于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己中庸處人離內外判心迹其失是矣故余竊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與非余所知也

題蕭欲仁大學篇後

附錄

虔州有疑獄鞫所不決者先生皆立斷虔守楚潛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潛議增以先生爲附太守輕己及

潛去後守議不持平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其有守

欽宗卽位先生疏言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與敵以十二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非經久之計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復有急召之宜有不應命者不可不慮也傳聞三鎮欲以死拒之今若以兵躡其後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況此狂敵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又言聞敵人驅兵磁相劫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臣謂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于前

吾以重兵擁其後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其罪而討之師直
爲壯是舉也直在我矣于是議者不一終失此機會太原諸郡
皆告急矣

太學生伏闕之事執政懼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于衢且請以
禮起李邦彥先生言士民出于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
邦彥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約
誓書李鄴奉使失詞惟敵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所同棄而數
告中外乃推二人平賊和議之功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
還榜示以慰人心皆從之

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彫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上蔡不變因歎
曰學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楊謝長進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敢易也會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己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胥失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卽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劉元城道護錄曰龜山有除命不知何人薦曰聞是蔡攸曰不知肯來否

補

胡文定曰吾于謝游楊三公義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授卻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

又與先生書曰大諫初承詔命眾論猶疑安國獨以爲以明道

先生之心爲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屨而在途也

又與宰相書曰楊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

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爲蔡氏所行年八十志氣引此公無求于人蔡氏焉能挽之文定自註

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
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庶務若燭
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

又答胡應仲書曰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袒裼裸裎不以爲
浼

文定作先生墓志載先生奏安石爲邪說之事五峯問文定此
章直似迂闊何以載之文定曰此是取王氏心肝底劄子手段
何可不書誓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誠淫邪

遁之辭皆跛矣

呂紫微童蒙訓曰崇寧初本中始問楊中立先生于關止叔治止叔稱先生學有自得有力量常言人所以畏死者以世皆畏死習以成風耳如皆不畏則亦不畏也凡此皆講學未明知之未至而然補

朱子曰龜山過黃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箇圈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般樣

問龜山何意出來朱子曰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在既不能然又只隨眾鶴突

朱子又曰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

須救得一半語最當

文定云先生誌銘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一條其因南郊赦文行下必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

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慎勿攻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于孫觀人亦不信

張南軒答胡廣仲書曰龜山宣和一出在某之險終未能無少疑恐自處太高磨不磷涅不緇在聖人乃可言高弟如閔子蓋有汶上之言矣至于以世俗利心觀之者則不知龜山者又何足辯哉補

宗義案朱子言龜山晚年之出未免祿仕苟且就之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說沒緊要底事所以使世上一些人笑儒者以爲不足用正坐此耳此定論也蓋龜山學

問從莊列入手視世事多不經意走熟援而止之而止一路若使伊川于此等去處便毅然斬斷葛藤矣故上蔡云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二人氣象相似也龜山雖似明道明道卻有殺活手段決不至徒爾勞攘一番爲伊川易爲明道難龜山固兩失之矣雖然後人何曾夢到龜山地位又何容輕議也

黃東發日鈔曰橫渠思索高深往往杜後學之所宜先似不若龜山之平直動可人意然其精到之語必前此聖賢之所未發斥絕異端一語不流高明者多自立渾厚者易遷變此任道之有貴于剛大哉

補

龜山講友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

並爲陳鄒諸儒學案

游先生復

游復字執中建陽人定夫族父與龜山爲忘年友先生總角已知經學既壯學益富行益修鄉里秀郡多遣子弟從之遊其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意爲主以閉邪寡慾爲入德之途

參龜山文集

附錄

龜山誌游執中曰嘗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未也

補

梓材謹案此從謝山所節深寧困學紀聞移入

提學鄭先生修

鄭修字季常不知何所人也龜山語錄中問答甚多嘗爲大學

正補

梓材謹案北憲炙轅云龜山爲餘杭宰鄭季常本路提學季常待迂路見龜山執禮甚恭然不言是弟子當在師友之間

附錄

龜山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當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去答之以去兵于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

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于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于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爲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于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某平生爲學亦嘗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

衛公李先生夔

李夔字師和邵武人經書一覽成誦文不停綴舅黃履器之與龜山友善登元豐進士第嘗爲華亭縣尉有政聲遷縣令累官

右文殿修撰終龍圖閣待制以子忠定恩贈太師衛國公

參姓譜

龜山家學

胡周二傳

太學楊先生迪

楊迪字遵道文靖公長子爲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卽賦稟然如成人旣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閒言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乏困而樂其爲善則矯然敢爲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詣極冰解的破聞者欽歆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辯訟不決者連年先生一言而兩家爲之平其誠信于人如此遊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地經遊于伊川之門以藐然少年周旋羣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歛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

雅器許之于易春秋尤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

參朱韋齋集

判院楊先生安止

楊安止文靖子官判院其罷信幕赴調韓南澗送之詩曰白頭
入幕府始與夫子親夫子龜山裔屬處見祥麟

參南澗甲乙集

謝山跋宋史楊文靖傳後云楊文靖公之子安止本傳言
其力學通經亦嘗師事程子然于其出處大節則不書不
知其何意也朱子言胡和仲嘗勸秦丞相以相公當國日
久中外小康宜請老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曰我尙未取
中原和仲曰若取中原必須用兵相公是主和議者曰敵
自衰亂不待用兵可取也其後安止遂有劄子勸之去位
秦大率如對和仲者于是不樂安止遂坐此去國不然安

止亦須爲從官然則安止眞不愧爲文靖子矣初汪聖錫
在三山刊文靖集安止令姑弗入奏議于其中蓋以當時
尙多嫌諱亦文靖所定道鄉先生集中之例也朱子謂文
靖晚年出山一節世多疑之奏議尤不可不行于世安止
聞之遽梓之于延平蓋程門四先生定夫後人曾爲秦丞
相所挽而其人不甚發揚至使其從昆弟竊取定夫所解
論語以獻于秦上蔡三子一死楚一死閩祇克念者紹興
中漢上奏官之而遽卒與叔則無聞焉其有聲者惟楊氏
耳安止官終判院而水心謂文靖卒于紹興丙辰七十年
來無仕者又不可解也

梓材案史傳所載文靖子力學通
經嘗師程子者名迪太學遵道也

卒于崇寧三年安止與秦丞相同時已在崇寧以後蓋別
一人謝山似誤合爲一胡文定撰龜山墓誌云子五人迪

早卒通通遺已任
未知誰爲安止也

楊先生雲

楊雲遵道子也與朱卓齋善學業志操能世其家

參朱卓齋集

梓材謹案艾軒學案有與龜山之孫楊次山書未知卽先生否也

龜山門人

著作王福清先生蘋

別爲震澤學案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館職關先生治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

別爲默堂學案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

別爲豫章學案

文忠張橫浦先生九成

別爲橫浦學案

主簿蕭先生顛

蕭顛字子莊浦城人天資質樸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有靈芝之異與李郁陳彥同受業于龜山嘗答范某書云士之所志舍仁義何爲哉惟仁必欲熟義必欲精熟則造次顛沛有所不違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晚以累舉得官爲清流縣主簿終歲而歸徜徉閭里朱崑齋先生嘗師事之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

別爲衡麓學案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

別爲五峯學案

簡肅劉白水先生勉之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待制潘默成先生良貴

潘良貴字義榮一字子賤金華人釋褐爲博士遷祕書郎時相

蔡京方以爵祿鉤知名士先生屹然特立親故數爲京致願交
意先生正色謝客累除左司諫黃潛善汪伯彥惡其侃直改除
工部郎先生以不得其言求去及遷左司呂頤浩從容謂先生
曰且夕相引入兩省先生謂宰相不得云私恩卽日乞補外出
知嚴州起爲中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煩褻先
生立殿上厲聲叱退者再閣門彈之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
太平觀起知明州期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旣歸
不出者十年坐與李莊簡通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先生嘗從
龜山遊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
秦檜諷令求郡先生曰辭之于君父求之于宰相良貴不敢爲
也其剛介類如此著有雜著十五卷朱子爲之序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標目以先生與王先生居正廖先生剛高先生閔諭先生榜爲潘王諸子學案蓋龜山門下故盛默堂豫章橫浦而外諸子將別爲學案後又歸併龜山爾

雲濠謹案范許諸儒學案香溪傳引答潘默成書有云浙東永嘉九先生而後默成一輩多屬楊尹之徒攷香溪集作與潘左司書左司卽先生默成其自說也又案浙江舊志云紹興開龜山寓金華潘默成從之遊時王師愈方幼穎悟默成攜見龜山出論語傳相示師愈拜而受之

待制王竹西先生居正

王居正字剛中故蜀人高祖始遷揚之江都故學者稱爲竹西先生十六歲而孤嗜學荆公新經義盛行先生非之不肯作新進士語流落者十年在太學見知于司業建安黃齊已而齊同知貢舉事始登宣和三年進士丁內艱廬墓行古喪禮除服累有補調皆不就高宗卽位以薦再召不起避兵陽羨山谷閒同

年范宗尹爲相薦之趣召甚急始至行在責宗尹曰時危至此位宰相不出所學救民塗炭中尙誰待予分死溝壑勉出見公一道此意耳宗尹謝罪及入對以爲今日之事畏難而不復有所爲將以望天意之自回強鹵之自斃臣有所不忍聞因條仁宗聖訓十事上悅謂宗尹曰人才如王居正者歲月閒得一人亦幸矣改太常博士除尙書禮部員外郎議宗祀明堂隆祐太后升遐冊禮撫州守以甘露降上聞先生請卻其圖進太常少卿疏上數千言其論省費尤詳謂宋興一百七十三年百司庶府朝夕之所行蓋多彌文之事今海內鼎沸陛下行宮行在一二口少駐蹕之頃以數路數十州土地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有所廢革以爲能奉行祖宗之故事

面但以減半之說爲隨事以省費亦已拙矣願詔大臣計百事之費而論定之其不在當爲之例者罷之而不必計秋毫之費以示弱以右文殿修撰知婺州舊貢羅萬匹崇寧後至五萬匹建炎中詔蠲其二萬八千匹未幾主計者復徵之先生三上章不報遣屬吏詣政事堂爭之又不得乃竟置其檄不行而手疏五不可爭之上感悟如其請御爐炭有獻胡桃文鶉鴿色者先生報轉運使書曰深山窮谷之民安知所謂胡桃文鶉鴿色者且上方簡儉以移風俗顧以浮侈敗之邪及還朝爲上言之上曰朕未嘗有此也已而以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上欲遷宗室令廣爲太中大夫先生言此侍從所轉官令庶寮不得遷此祖宗法也大將張俊部卒至彭澤無狀彭澤令郭彥恭械之帝

罷彥恭以俊訴也先生言彥恭無可罪又斥俊乞免徭役之非
又以和州被兵宜蠲其進奉大禮絹除自有自中出者先生謂
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所繫非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上嘉
納之除兵部侍郎北邊解嚴力言防江之備不可撤時上眷先
生甚其扈車駕親征也甫次平江羽檄狎至大臣有爲進退計
者上曰王居正必不肯爲且將授以政而異意者忌之先生不
自安連章請郡以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改知台州陛辭諭以
將大用御史謝祖信以危語劾之下除待制未幾奉祠屏居括
蒼者三年而上不忘也其弟駕部居修入對上問之曰汝兒安
在行大用矣嘗與御史論民牧上舉先生守婺免貢羅爭貢炭
二事曰守臣若皆如此朕更何憂又嘗稱先生制誥得詞臣體

起知温州秦檜之參知政事也與先生善閒論天下事銳甚及爲相所言皆不酬先生疾之嘗言于上曰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又自謂使檜爲相必有以聳動天下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使行其平昔之言檜怒甚至再當國先生自知不爲所容半年以目疾請祠歸陽羨絕口不及時事書祠官之考十二檜忌之不置猶奪其徽猷閣待制先生晏如也紹興二十一年卒檜死有詔復官先生自少攻新經及見龜山楊文靖公于陽羨出所著三經義辯示之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先生益感厲首尾十年爲毛詩辯學二十卷尙書辯學十三卷周禮辯學五卷三經辯學外集一卷其在兵部時因入對上偶及安石新學爲士大夫心術之害先生進曰臣側聞陛下

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上曰安石之學
雜以霸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之說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
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于安石先生對曰禍亂之源誠如聖
訓然安石所學得罪于萬世者不止于此爲上陳安石訓釋經
義無父無君者一二條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
說者正謂是于是請以辯學進呈先生卽序上語于書首先生
他所著書有春秋本義十二卷竹西論語感發十卷孟子疑難
十四卷竹西集十卷西垣集五卷兵民條例一卷

尙書廖高峯先生剛

廖剛字用中順昌人嘗從陳了翁遊已受學龜山崇寧五年進
士宣和中爲監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先生論奏無避出知興化

軍紹興元年召爲吏部員外郎歷起居舍人侍講給事中刑部
侍郎知漳州秦檜當國方主和議召先生先生咨于鄭邦達邦
達曰和亦是好事先生至闕拜御史中丞助成和議改工部尙
書終與檜不合而去十三年卒嘗與龜山說義利先生曰義利
卽是天理人欲龜山曰只怕賢錯認以利爲義也朱子言剛非
詭隨者但見道理不會分曉龜山之言正爲是也

雲濠案先生
著有高峯文

集十
二卷

子四選過遂蘧皆秉麈節邦人號爲萬石廖氏

附錄

橫浦曰新曰善者天理也利者人欲也舜跖之分特在天理人
欲之閒而已然天理明者雖居勢利之中而不爲人欲所亂人
欲亂者雖居仁義之中亦無一合于天理者此又不可不辨昔

廖剛尚書問龜山先生以治心修身之術先生以舜跖一章使剛求之剛既退謂先生門人曰此亦易曉耳先生乃以此爲問何也門人曰何不以子意之所解者爲先生言之剛卽入求見先生曰子何來之數也曰適先生所問剛已得之矣先生喜曰子何其敏也蓋爲我言之剛曰自朝至暮孜孜爲美事者舜之徒也自朝及暮孜孜爲不美事者跖之徒也先生曰子其詳之不可忽也吾正恐子誤以利作善會耳其愼思之剛惘然利善之難辨如此吾黨試以心求之爲善者心平易爲利者心險巇

教授趙庇民先生敦臨

趙敦臨字庇民鄞縣人少入太學見楊龜山于京師得其指授紹興五年第進士授蕭山簿郡守使者交薦之改湖州教授魏

丞相杞汪敷文大猷皆其門人也王尙書應麟嘗葺其遺文爲之序曰斯文黃收純衣之製太羹元酒之味也

參延祐四明志

憲敏高息齋先生閻

附蔣增

高閻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第爲祕書省正字擢禮部員外郎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後召爲國子司業帝幸太學秦熿執經先生講泰卦胡五峯以書責之曰閣下爲師儒之首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欺天罔人平生志行掃地矣除禮部侍郎出知筠州卒贈少師謚憲敏先生從龜山于太學胡文定訪士于龜山以先生爲首稱由是知名和靖將卒先生執弟子禮求見和靖辭以疾及卒門人王時敏呂稽中等問師服于先生以從宜

答之著有春秋集注

梓材案集注十四卷先生仲子得全知是黃州始取遺案刻之而屬樓攻媿以序

時有蔣處士璿字季莊者隱居慈溪力排王氏新經獨窮遺經不入城市先生每積所疑如干條則造訪之季莊不輕與人相接聞先生至倒屣迎之小廬促膝竟夕不倦先生告辭則季莊送之數里而遙論者交重之

修

雲濠產案謝山爲長春書院記云楊文靖公在太學吾鄉人從之者多而高氏兄弟五人與焉所造之大憲敏其渠也讀憲敏春秋集注其發明聖人褒貶義例遠過于胡文定公至今說春秋者以爲大宗其所集厚終禮則朱子多采用之是時秦氏當國思陵臨太學憲敏講易之泰五峯疑焉及秦梓守明州求婚于憲敏不得卒以見忤罷官五峯始釋然蓋大儒之砥礪名節一步不苟而志敏之無愧良友卽其所以得統師門者也吾鄉學派導源慶歷諸公至于伊洛世系則必自憲敏始又案憲敏兄弟五人長進士安世次憲敏次進士闕特進闕其一人名無考

附錄

施氏北窗炙輠曰高抑崇始封進劄子以爲非和氣不足以治天下上首肯之抑崇乃問上曰陛下以爲如何是和氣上爲愕然乃曰今疾厲不作螟蝗不生年穀豐熟百姓安康卽和氣也抑崇曰此萬物和氣陛下和氣安在上乃默然

又曰高抑崇說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以爲修其天爵而人爵來從其不來柰何若不來是天爵無驗若欲其來則與修天爵以要人爵何以異也所謂從者非此之從也從者任之而已矣
提舉喻端石先生檇

喻樛字子才號湍石其先南昌人後徙嚴陵建炎末第進士先生質直好議論謁趙忠簡鼎曰公之事上當使啟沃多而施行少啟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忠簡奇之引爲上客後都

督川陝荆襄辟爲屬多所裨益卽薦授祕書省正字兼史官校勘以忤秦檜出知懷寧縣通判衡州致仕檜死復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玉山汪氏應辰其壻也門人知名者有程迥尤袤

玉泉語錄

補

天下事只要消平不要激作

六經數十萬言只有十字能盡其義便足要之不出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已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則者卽也仕而優便是學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非仕而優則學乎學而優便是仕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非學而優則仕乎

春秋無褒貶聖人只如一面鏡相似是非善惡各因其實

附錄

陳睢室步里客談曰喻子才道王侍郎剛中語云文字使人鑿節歎賞不如使人肅然起敬

補金

簽樞徐師川先生俯

徐俯字師川分寧人以父禧死國事授通直郎累官至司門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師川故名婢昌奴每令驪使客前建炎初召爲右諫議大夫紹興二年賜進士出身兼侍讀尋簽樞密院事四年兼權參知政事與趙忠簡鼎議事不合出知信州十年卒先生之歸洪州也欲不復來龜山謂之曰公免得仕宦否先生曰不能龜

山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逃此至彼彼亦有不
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先生曰來此恐復爲人所陷龜山曰
顧吾所自爲者何如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
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
先生受教

運判盧毋我先生魁

盧魁

雲漢案儒林宗派
先生名奎字公圭

邵武人政和初進士仕至江西運判嘗

作毋我論爲眾所推號盧毋我其學多得于龜山晚寓黔中所
著筆錄十卷

廖先生衙

廖衙字仲尼口口人龜山之姪婿也在龜山門下與羅豫章爲

友聚生徒于羅源南齋議論得其盡奧

知州林先生宋卿

林宋卿

雲濠案一作宗卿

字朝彥仙遊人嘗從了翁龜山學崇寧中登

第後知恭州奏罷貴州役請蠲削下戶軍需絹秩滿以治行薦
留再任自受俸非祿令所著者一介不取恭人祠之南渡後張
忠獻浚建督先生啣命起督府稟議因條湖北兵籌五利又有
湖北事宜一集督撫集議一集及忠獻視師江上辟宣府判官
不赴補

提刑黃先生緩

黃緩字用和浦城人政和五年進士龜山甚器重之調西安丞
李忠定宣撫河東辟爲屬高宗拜監察御史出提點江西刑獄

乞祠

文簡宋雲海先生之才

宋之才字廷佐瑞安人舉進士教授京兆府每言士負卓犖材皆可入聖賢之域患速售爾故深務韶養積十八年不易初官召試除正字丁母憂服除入爲校書郎遷考功郎言不可以講和忘進取歷司業權禮部侍郎乞去以敷文閣待制奉祠所著有雲海敝帚集五卷

宗義案林艾軒與楊次山書云龜山先生有一徒弟在永嘉不知其存否今考之當是宋之才也是在當時已多不識況至于後世乎他如范濟美李似祖曹令德名皆不可知矣

雲濠謹案瑞安縣志載先生起知衢州卒謚文簡

機宜李西山先生郁

李郁字光祖邵武人元祐黨人深之子龜山之壻也嘗謂之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何以用若曰孔門求仁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邪先生退求其說累請而累不合湛心者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故其語學者亦曰學者于經讀之又讀而于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于羣疑並興寢食不置始當驟進耳紹興初以遺逸召對便殿除敕令所刪定官秦檜用事先生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遁迹西山久之起家福建帥司機宜旋移病告歸二十二年卒著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稿及詩文集朱子言龜山之徒如蕭子莊李西山陳默堂皆說禪龜山沒西山嘗有佛經疏追

薦之

李先生似祖

曹先生令德

合傳

李似祖曹令德皆龜山弟子嘗問何以知仁龜山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二子尋常如何說隱似祖曰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于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于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子退或從容問曰萬物與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祖望謹案李似祖當是光祖之弟光祖兄弟皆從龜山遊

梓材謹案西山有兄名階字進德傳見范呂諸儒學案豈亦龜山弟子耶又案龜山文集有樞密曹公墓誌銘樞密名輔字載德沙縣人其弟名軾當卽曹先生合德之名也

檢討范先生濟美

范濟美佚其名建陽人成童時從師友肄業于郡庠敝衣菲食與貴遊子弟居不少屈以苟合由進士調除宿州教授學者造門請業皆虛往而實歸用薦者改從事郎始薛右丞自負學有師承聞先生名令諸子從遊會右丞被旨編集王荆公遺文辟先生爲檢討官逾月卒于京師年六十一

參龜山文集

陳先生彥

陳彥

梓材謹案先生與蕭子莊同事文靖見上子莊傳其事未

詳

知州胡先生程

別見元城學案

州守鄒先生柄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舍人曾先生恬

別見上蔡學案

章復軒先生憲

章先生慈

並見東澤學案

隱君徐逸平先生存

見下子莊門人

史館柴先生禹聲

柴先生禹功

合傳

柴禹聲字元振江山人也同徐逸平學于毗陵見龜山鄒給事
可久爲作潛心室銘高抑崇在太學嘗薦之曾充史館其兄禹
功字懋績晚歲亦登楊門

教授江先生琦

別見武夷學案

縣令翁子靜先生谷

翁谷字子靜南劍人政和三年進士權知崇安縣曰惟仁得民
未半年百敝一新有幹濟才陸寇起閩以鄰境戒嚴先生團練
鄉兵守分水嶺岌岌竹嶺二寨屹然時閩部三循吏齊名曰黃
端陳麟而先生爲之首大吏怙勢自恣反以城守事齟齬之先
生抗辭不屈逮繫圖扉遠謫道卒龜山哭之慟謂其少而力學
惟善是爲積厚而施薄默堂亦哭之曰天下共冤渠不恨平生
憂國自忘身先生爲龜山高弟顧學錄皆失其本末畧見默堂

文集

補

縣令李先生德駿

李德駿在龜山之門以唐縣令死賊

補

梓材謹案謝山案底于是條接云翁子靜亦龜山高弟而無從考其名時蓋未見歐堂集也

通判童先生大定

見下庶民門人

說書王先生師愈

見下賦成門人

檢正王彥穎庭秀

王庭秀字彥穎慈溪人政和二年進士歷御史臺檢法官高宗立臺臣言偽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而歸願衰擢之拜遷侍御史與鄭鼓力爭明受降封事出知瑞州以右正言呂祉疏諫召爲吏部郎改左司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黃潛善不合引疾奉祠歸彥穎從學龜山其爲學旁搜遠紹不苟趨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爲文辭俊邁宏

遠焜如也有女嫁任賢臣廉淑賢臣攝武昌有奉饋告其夫曰
異時貧甚宜不聊生亦且至今日矣今日幸處足柰何以此自
污說者以爲彥類之教也

謝山跋四明志王檢正傳曰檢正爲黃涪翁詩弟子諸志
爲作傳皆排比其善行而困學紀聞撮其應納集論議之
妄以鄭介夫爲妄言陳少陽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
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爲謬賞謂蘇黃文章爲末藝甚者
擬程子之學于墨釋而以易傳成于楊謝之刪潤詆趙張
二相尤力有是哉其謬妄也

默成講友

賢良范香溪先生浚

別爲范許諸儒學案

衛公家學

忠定李梁溪先生綱

李綱字伯紀待制夔之子其祖自邵武居無錫先生登政和二年進士仕徽欽高三朝積官至太常少卿徽宗內禪欽宗卽位除兵部侍郎金兵渡河以爲東京留守累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先生被命勤王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高宗卽位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復落職居鄂州移澧州萬安軍次瓊州放還任便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三年復祠祿居福州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力辭次年卒年五十八贈少師淳熙十六年賜諡忠定先生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

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先生與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著有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詩奏議諸集百餘卷

參史傳

梓材謹案龜山爲先生父執龜山年譜紹興五年龜山入十三歲四月二十三日與先生論性善之旨翼日龜山卒是先生嘗聞道于龜山矣

梁溪講友

右丞許崧老先生翰

別爲范許諸儒學案

子莊門人

胡周四傳

獻靖朱韋齋先生松

別見豫章學案

隱君徐逸平先生存

徐存字誠叟江山人隱居教授學者稱爲逸平先生從學者至

千餘人所著有五經講義林艾軒朱子皆敬之江山向無儒宿其學統自正介先生周穎受之胡安定而先生繼之

梓材謹案柴元振傳言其同先生見龜山衢州府志亦言先生從龜山學然攷袁蒙齋爲先生集序云逸平自言其學得于蕭先生蕭先生得于龜山楊先生蓋出于伊洛之學者也樓攻媿爲江元適基誌云聞南塘徐誠叟之名其學本于伊川據此則先生殆由蕭氏從龜山因以得伊川之傳者也

默成家學

顯謨潘先生時 別見元城學案

通判潘矯齋先生好謙

潘好謙字伯益松陽人于默成爲同宗默成爲作矯齋記而受教焉性嗜文史恂恂而馴飭歷官自麗水尉至通判紹興府以

卒

參宋文憲集

默成門人

說書王先生師愈

王師愈字與正金華人紹興閒登第官至崇政殿說書

補

梓材謹案朱子爲先生神道碑云潘舍人義榮奇之召致門下教視均子姪與見龜山楊公受易論語之說公又自從東萊呂舍人居仁問知中朝諸老言行之懿二公皆器許之是先生本以潘氏門人受教龜山而又及紫微之門也

雲濠謹案萬曆金華府志載先生乾道中除金部郎官召見言事御札傳奏嘗稱其有諫官才罷知饒州後除浙江提點刑獄丐祠卒其爲政仁恕而綱目整齊朱子爲作墓誌稱其有本有文德望隱然爲東州之重云

庇民門人

文節魏碧溪先生杞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趙庇民高弟也紹興二年進士以薦擢太

府寺主簿累遷參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先生嘗爲金通問使正敵國禮損歲幣以不辱命由庶官一歲至相位帝方銳意恢復先生左右其論會郊祀冬雷用漢制災異策免出知平江府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卒諡文節

史傳

謝山碧溪魏文節公祠堂碑銘曰文節本家焦山以受經于趙公庇民來鄞定居溪上既退休東閣之客最多若張武子王季羣之詩葛天民之怪柴張甫之俠無所不集溪上風流于斯爲盛文節于孝皇時最稱重臣其使金不屈卒正國書用敵國禮功尤大秉鈞西府惜乎未見其用及投閒溪上絕口不道時事飄然人外宏獎風流不特吾鄉

十八宰執之傑也

莊靖汪適齋先生大猷

汪大猷字仲嘉號適齋鄞縣人贈少師思溫子也登紹興進士第累官至敷文閣待制諡莊靖先生生而岐嶷四歲誦孝經能對客問學中所講論語孟子輒述口義以示同舍一日千里儕輩皆畏之登第後嘗習宏辭科應用之文足以行意出爲州縣守將多委以箋奏南宮名表一出士林誦之孝宗朝爲給事咨訪時政陳奏無隱經筵講義進故事論治道之要務爲實用先生父少師深仁厚義稱于世嘗曰事事上行方便物物上有利益此吾志也先生實能推廣之居鄉學校寢圯勸率巨室且爲之文謂崇釋老之居以邀福澤不如新夫子之宮以助風化凡

里中義事多自先生倡舉晚以白太傅自況真率之約未嘗以
爵國上人樓攻塊謂其內行修飭名節純全放于古之完人先
生庶幾無憾焉有適齋存稿二十冊手鈔書曰適齋備忘十七
冊取唐宋名公詩集編爲詩韻四十冊又有漫錄訓鑿等書
樓攻塊集

附錄

汪玉山與數文兄書曰諸子失學非細事此正是著力時若半
路上落下他日悔之無及浮屠家比之如抱雞子須暖不斷補
梓材謹案此條從玉山學案移入數文卽適齋先生三江
汪氏皆一家故稱數文兄而以家學相勉云又謝山所錄
玉山文集又有與汪叔嘉一條叔嘉疑卽仲嘉之異

通判童持之先生大定

童大定字持之奉化人事鄉先生趙庇民總角入鄉校會舍法
罷遊京師中左學選所交皆一時名士高侍郎抑崇以其天資
粹美盡以所聞相授復從楊龜山先生遊就正所學靖康之亂
歸徧取古今書讀之造詣益邃紹興癸亥再入太學尋以母憂
去起復獨不謁時相登進士第調漢陽尉親履吠畝正其經界
收漁戶稅不私一錢調孔嘉丞轉江東漕屬所至有善政改宜
教郎授徽州教授轉奉議郎通判靖江軍事解秩歸

參四明舊志

持之講友

通直舒德觀先生獻

舒獻字德觀奉化人廣平先生璘之父也最與童持之講學相
睦陸文達復齋謂其温恭足以養傲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吝

之心蓋亦學有原本者持之故龜山弟子也遂爲廣平婦翁補
息齋門人

通判童持之先生大定

見上庶民門人

高國任先生材

別見和靖學案

崙石門人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朝奉程沙隨先生迥

程迥字可久號沙隨由寧陵徙居餘姚登隆興元年進士第知
上饒縣已而奉祠嘗受經學于嚴陵喻氏著古易章句十卷易
傳外編古易考古占法各一卷又有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孟
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辯太玄補贊戶口田制貢賦書乾

道振濟錄等書卒官朝奉郎朱子稱其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其高第曰高元之

文簡九遂初先生表

尤袤字延之無錫人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閒登進士第官至禮部尚書年七十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簡先生少從喻湍石遊乾淳閒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先生時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于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孝宗曰道學豈不美

之名正恐假託爲姦使眞僞相亂兩付出戒敕之先生卒數年韓侂胄擅國于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先生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嘗扁賜之有遂初小彙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

雲濠案先生著作甚夥久佚無存今惟遂初書目及梁溪彙一卷行世

粹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少從喻樛汪應辰遊則先生又及玉山之門

九延之語

仕而報怨私也仕而報恩亦私也

補

附錄

孝宗將內禪先令皇太子議事遂初以常少兼諭德上書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事所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合大小一啓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眾議而後定且利害之端常伏于

思慮之所不到疑閒之萌每開于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于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祈廟之後便行懇辭以章令德太子答曰可謂見愛之深

補

師川門人

隱君曾艇齋先生季狸

別見紫微學案

西山家學

隱君李澹軒先生呂

李呂字濱老一字東萊西山先生郁之再從子也學于西山年四十卽棄科舉讀易六十四卦皆爲義說百家無所不觀而尤留意通鑑手鈔至數四于其中興衰得失論著又數百篇聚族

千指昕夕擊鼓集眾致禮享堂前後聚揖自少至老不以寒暑廢或勸少休先生曰身幸猶怠況自怠邪爲會宗法歲時設遠祖位合族薦獻聚拜飲福秩然可觀學務躬行深惡口耳之習教人循循善誘故不喜言貨財苟可用物利人則勇爲之如立社倉養下戶不與之子創屋療旅病朱子嘗爲之記歎其負經事綜物之才而不遇也所著有滄軒集十五卷子閱祖見朱子弟子學案修

附錄

先生晚與朱子契其學甚著有周易義說每言易在識時權之以義苟非真知義之所在而喜言變則反害易矣

龜山續傳

宣欽黃先生樞

別見紫微學案

逸平門人

胡周五傳

州守鄭先生升之

鄭升之字公明江山人也師事逸平以進士除學官嘗言學術之害莫甚于老莊乞勿命題召試館職累官吏部郎守賀州所著有鄭賀州集

通判江玉汝先生介

江介字邦直德興人少讀程子書至水滸性善之說喟然太息視平日所學不過爲利祿爾亟走謁徐逸平于常山而師之官進賢令以旱賑卹有勞劾縣吏多受賞先生曰子饑而母乳之何賞爲會詔蠲民田半租先生以爲輸租之弊雖合勺必取盈

若但蠲其半僅有利于大戶被輸一升者名減五合而仍一升也不若取貧民三升以下者悉蠲之部使者程大昌以聞從之大昌喜曰君雖官止百里而惠加一路隆興帥守龔茂良尤重之改興國令陳其邑五事時不能用轉四川總領司主管文字東川大饑總領主餉不豫民事先生請以庫之羨錢賑之遂昌守李燾亦亟稱之通判恭州卒所著有玉汝堂集先生誠愨敦重有得于龜山之傳其于逸平諱日爲不御酒食者終身兩宰縣可比古之循吏門人以程端蒙爲最

漕使柴退翁先生瑾

柴瑾字懷叔江山人也師事逸平以進士倅番陽歲飢便宜以常平米發賑太守難之答曰設有咎下官當自受之入爲殿中

侍御史福建漕使有退翁集

鄭先生雍

陸先生律

合傳

隱君江先生泓

合傳

柴先生衛

合傳

鄭雍字德和陸律字子通西安人也江泓字元適柴衛字元忠

江山人也皆師逸平

補

雲溪謹案樓攻媿詩江元適墓云世居衛之開化元適蓋在南塘之門得其傳而不仕者南塘謂逸平也

周先生賁

周先生孚

合傳

周賁字彥約與其弟孚字彥信亦事逸平

補

梓材謹案萬氏儒林宗派載二周先生皆江山人

矯齋家學

潘先生景夔

潘先生景尹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說書家學

朝奉王定庵先生瀚

縣令王先生洽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碧溪門人

文懿陳蒨坡先生居仁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父特進裔娶鄞汪氏女因家焉建炎三年生先生于奉化少長穎悟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二十一年

進士由管庫兼檢討官丞相壽春魏公使金先生嘗學事之辟
先生爲書狀官時和職未決先生以身許魏公魏公察無懼色
惜曰仁者之勇也卒成禮而還爲御史奏言李焘莫濟宜召用
又上選武臣恤士卒寬逋負省叢脞諸疏凡有所聞抗言無避
先生五綰郡組仕至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事君臨
民自信無媿慶元三年卒于家諡文懿先生學問深醇文辭溫
潤周益公尤愛重之嘗薦于孝宗曰臣交遊多矣耐歲寒者惟
陳居仁一人厯仕中外惜官物如己物治公事加私事公退則
便坐蕭然凝塵滿室澹如也遂以澹名室喜讀故書尤熟于班
左摘其精要爲一編名曰擷芳有奏議制彙二十卷詩文雜著
十卷學者稱菊坡先生

參樓政類集

管庫張雪窗先生良臣

張良臣字武子一字漢卿襄邑人家于四明篤學好古擢隆興進士第從魏文節史忠定遊二公薦士如林先生獨芒屨藤杖日與高逸往來其閒不復以名宦爲念淳熙末始管庫行都朝士稍稍知而愛之而病不可爲矣著有雪窗集先生試南省文節爲參詳官揣三策以見知舉張燾曰此文拙古必故人張武子所作使欲得士願以進燾許之撤試果先生也文節晚居小溪山中日從酬唱

參延祐四明志

持之門人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舒氏家學

文靖舒廣平先生璣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沙隨門人

高萬竹先生元之

高元之字端叔武烈王瓊之七世孫也建炎間衣冠南渡父寓籍明州因家焉家貧無書得易一編口誦不輟數日忘盥櫛後受易春秋學于沙隨程氏時傅伯成爲郡教授少許可折節與之交由是鄉學者數百人師事之作變離騷九篇五上禮部卒不第而門人俱顯仕將死屬書樓攻媿以歐陽子南省白欄求誌文貧不能葬門人會葬立祠歲時祀之號萬竹先生先生事親孝貧能輕財復喜言兵凡陰陽方技九流之說悉能究其指

歸參廷祐四明志

祖望謹案萬竹先生遇老校退卒與之談中原及兵家事
抵掌慷慨有封狼居胥之志故論兵法尤精

謝山高氏春秋義宗序曰端叔受學于沙隨程氏學日以
博故其于周易于毛詩于論語皆有撰著而捭拾之富至
三百餘家者春秋也爲書百五十卷先是高憲敏公息齋
曾有春秋集注而端叔繼之故吾鄉稱爲春秋二高不以
名位甲乙也

御史宋先生元之

宋先生元龜

合傳

宋元之字伯允餘姚人也與弟元龜同受易于沙隨舉進士光
宗受禪求直言先生極言官爵冗濫士風不競宰相倚阿佛老

蠹民武事廢弛皆切中時弊召赴行在賜對請得劇邑自效知
弋陽輔臣薦其可任臺諫乃自廬州判擢御史抗章言蘇師旦
不法以中旨罷補

曹无妄先生建

別見滄州諸儒學案

澹軒家學

帥幹李綱齋先生閔祖

李先生相祖

縣尉李先生壯祖

並見滄州諸儒學案

玉汝門人

胡周六傳

太學程蒙齋先生端蒙

別見滄州諸儒學案

菊坡家學

清敏陳先生卓

棟卓字立道文懿公菊坡第五子壯歲登進士第宦意泊如也其守寧國以中書舍人補外道由臨安丞相史彌遠欲見之先生謝不往爲翰苑官草詔告中外讀者咸感動端平二年簽書樞密院事未幾丐祠還里平生不營產業以贊書所酬金築世綸堂退居十六年卒年八十六諡清敏樓攻媿稱菊坡精力儘量舉不可及立道則于再世見之矣

參延庸四明志

參議陳西麓先生允平

陳允平字君衡文懿之孫清敏之弟之子也德祐時授沿海制置司參議官祥興元年先生與蘇劉義書期九月以兵船下慶元當內應爲怨家所許且言禮部尙書高衡孫等三十餘人皆

聯署時張宏範督師南下遣招討使王世強圍捕同官袁洪解
之得釋後以人才徵至北都不受官放還善詩辭與吳文英翁
元龍齊名

參袁清容集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標題陳西麓監丞入慈湖然考其事
畧絕不言其師承不如附列陳氏家學爲得

菊坡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

別見慈湖學案

雪窗家學

張先生時

張時一名鄺字居卿雪窗先生良臣子謫于徵

補

遂初續傳

尙書尤木石先生煇

別見水心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五終